



宗教文化普及丛书

# 金剛經

新注与全译

高杨 注 荆三隆 译  
太白文艺出版社



金剛經新注與金譯

高楊注  
荆三隆譯

**金刚经新注与全译**

高杨 注 荆三隆 译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太白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发行

(北京丰台区木樨园珠江骏景园 17 楼 010-87873533 邮编:100068)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白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25 印张 4 插页 155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2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

ISBN 7-80605-457-X/B·1

定价: 1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710016)

## 高杨著《金刚经新注》序<sup>①</sup>

黄心川

《金刚经》全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又名《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或《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是佛教史上一部极为著名、影响最大的大乘佛教经典。

大乘佛教产生于公元一世纪前后，它是古印度社会、政治发生变革后，原有的部派佛教内部分化的结果。早期大乘佛教提倡般若学说。《般若》是梵语 Prajñā 的音译，亦译“波若”、“钵罗若”等，意译“智慧”。佛教认为这种智慧是用以成佛的特殊知识，佛教修行之人通过闻思修持，掌握了这种智慧，也就能到达涅槃的彼岸。它也是“六度”（六种过渡到达涅槃的道路或方法）之一。般若的内涵有两种意义：（1）把世界上万事万物或现象都视为实体，称为“诸法实相”；（2）诸事诸物皆为因缘和合而生，无固定不变之自性，名为“缘起性空”，大乘佛教据此还提出了“性空幻有”的理论，他们认为，世俗认识以及认识对象都是虚幻不实的，只有否定或摆脱了世俗的认识，从而把握了“般若性空”之理，才能证悟佛教的真谛。对破除世俗认识的办法，则以方便说法为手段，所以性空和方便两大部分构成了般若智慧。般若思想是大乘佛教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在所有大乘经典中，般若类经典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金刚经》则是其中之一。

“金刚”是梵语 Vajra 的意译，转为锐利、摧毁一切之意。般若如同金刚，可以横扫一切虚妄之法，牢固树立佛法之权威。顾名思义，《金刚经》就是阐述摧毁一切不实之法，获得般若智慧的经典。

《金刚经》只有 5000 余字，与我国传统的道家或道教所遵奉的根本经典《道德经》字数大致相同。在般若类经典中，它属于文字较少的一部短经，共有 27 个主题。但是它的内容却很丰富，主要是围绕着“空”义而阐发般若的基本原理，大乘佛教主张的性空无住、方便善巧、实相涅槃和慈悲菩萨等理性都能在经里找到它们的因子。所以它实际上包括了般若思想的精髓，是一部般若思想纲要的典籍。

关于《金刚经》成立的确切年代现已不可考。学术界一般认为它是公元 1 世纪的作品。早期的般若类经典往往以略本出现，字数不多。例如早期汉译佛经《道行经》等单品经即是如此。《金刚经》也属于这类情况，其条理性不很系统，结构也不很紧凑，这是早期大乘佛教典籍的特点。

公元 402 年《金刚经》由丝绸之路的河西走廊传入内地，著名翻译家鸠摩罗什在后秦王姚兴的支持下，首次把它译成汉文，取名《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以后北魏菩提流支于 509 年，南朝陈真谛于 562 年先后再度翻译，取名与罗什译本相同，迄至唐代玄奘于 648 年译《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其中卷 977 为“第九能断金刚分”即为此经，表明此时《金刚经》已经被人收入庞大的《大般若经》中了。703 年义净取名《能断金刚波罗蜜多经》又一次在华译出。短短 300 年间，《金刚经》在中国先后有 6 种译本问世，说明了这部经典的重要性。在藏传佛教藏经甘珠儿部里，还有《金刚经》的藏译本。其梵文本经英籍德裔学者麦克思·缪勒搜集整理，共得到 3 个版本。此外，《金刚经》还被译成日、英、泰等多种文字，因之在世界上也有影响。

《金刚经》的般若性空思想是印度大乘佛教徒在反对部派佛教，特别是说一切有部的“实有”理论中建立起来的。它问世后，立即受到了印度佛教徒的重视，著名的印度佛教僧人、哲学家无著、世亲等人都对它做过注疏。《金刚经》传入我国，正值中国玄学兴起的时代，中国人认为般若思想方法与玄学可以相通，互为发明，故亦极为重视般若经典，它的出现，满足了思想界之需要，迎合了中国士大夫的心理旨趣，其影响远远超过了印度，围绕其注疏者不乏其人。据载，早在唐初时就已有 800 家注的说法，以后历代硕德名僧都有论及，奉为圣书，留传到现在还有数十种之多。它还引起了统治阶级的重视。开元二十四年(736)唐玄宗在全国颁布了《御注金刚般若经》，把它和儒家的《孝经》、道教的《道德经》相提并论，认为此三经是三家最有代表性的经典。明朝成祖编纂了《金刚经集注》，敕令天下读颂奉行。中国佛教各宗派也竞相习诵，并按本宗的需要做了不同的阐发。天台宗用佛性论来注解经文；华严宗附入了它们自己的“真如缘起论”；禅宗以此为心印。宋柏庭善月还将上述几家义理契合，树立了新说。在民间，《金刚经》的影响随处可见，寺院的僧人日常课诵和讲经说法，都依此经，甚至连目不识丁的妇孺也可以背出一段。在一个富有传统文化的文明古国，一部外来经典受到朝野的如此看重，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和思想原因的。

《金刚经》除了在宗教哲学和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外，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也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伴随着《金刚经》的传播，古代印刷、雕刻、绘画、文学、书法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其影响。世界现存最早的雕板印刷品是唐咸通九年(868)的《金刚经》木刻本；世界上最早的木刻版画是《金刚经》扉页的佛教绘画，现存规模最大、时间最早的石刻经文之一是山东泰山经石峪的石刻《金刚经》。我们还能见到不少与《金刚经》相关的文学作品，可以欣赏到《金刚经》论疏里的许多优美的词句，以及历代名

家所书写的《金刚经》的珍贵手迹。此外，《金刚经》对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佛教和佛教文化也发生过重要的影响，朝鲜的圆佛教即以此经作为该宗的根本经典。它已成为东方国家的共同文化遗产。

历史上我国的学者对《金刚经》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过，但是这些研究也有一些明显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 许多论注都是孤立的逐字逐句的注解，一般都避开社会历史发展的背景，尤其是割裂了与古印度宗教哲学思想的有机联系，有流无源，使人不能对此有一个全面的、历史的了解。

2. 大多数作论疏的人都以宗教信仰为前提，站在本宗或本派的立场，用自己的观点去比附经文，因此必然存在着某些偏颇和附会的错误，使经的原义受到不同程度的篡改或歪曲，甚至面目全非。

3. 一般的注释都不举出重要名词、概念的原始用语，因之看不出语言的差异和词义的变迁，也就无从了解译本的发展脉络和风格。

1949年建国以后，由于“左”的思想等等干扰，我国大陆学界对《金刚经》的研究沉寂了一段时间。1978年后，学术界开始注意了这方面的工作，不少研究成果陆续问世。在这些成果中，有的是梵汉经文的比较研究，有的是从思想史或理论上的阐发，近年来，大陆的一些出版社做了将《金刚经》白话今译和古本的复印工作，《金刚经》的研究和出版活动，正在我国深入地展开。现在太白文艺出版社准备出版高杨教授遗著《金刚经新注》<sup>②</sup>，对学术界来说又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成果，对佛教徒也扩充了视野，我们为之感到高兴。

高杨教授原名荆又新，1925年生于山西安邑，1945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在学期间曾任北师大第一届学生会总理事、新诗社社长，是一位学习十分勤奋，积极参加爱国的社会活动的

学生。1950年在西北大学工作，曾经担任过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图书馆馆长等职。另外还被选任南亚学会理事。他知识渊博，治学严谨，熟悉俄、英、日、德、巴利、梵等多种文字，系统地讲授过世界古代史、印度古代史、印度佛教史、印度哲学史等多门课程。在中外刊物上发表过有关哲学、宗教、社会学、西域史、中印关系史等多篇论文，还参加过中华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宗教卷的撰写工作，著述宏富，成果累累，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尊敬与好评。1988年3月高杨教授因患绝症逝世，身后留下待出版的几部专著，《金刚经新注》就是其中一部。

传统的治学方法无外乎两种，一是我注六经，二是六经注我。《金刚经新注》也可以说是属于前者，和过去的注释相比，我认为它有如下一些特色：

一、以科学的态度，严谨的学风，实事求是的方法来进行注解。作者摆脱了以往各家出于各种信仰或目的而进行的就事论事的形式，将整部经典纳入佛教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加以详细的考察，找出其在印度社会历史背景下的发展线索，在主述佛教的同时还注意兼顾了其它印度哲学的派别，对佛教以外的数论派、胜论派、婆罗门教、耆那教等哲学和宗教思想，以及《吠陀》、《奥义书》等印度的古典经典也做了相应的解释或说明，力图从印度文化的总体来揭开《金刚经》的历史地位。这种横向比较、纵向探究，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在众多的译本中，除隋笈多本属于直译，文字艰涩难解外，其它译本实无大的差别。罗什的译本翻译最早，文笔流畅，简明扼要，广为流传。《金刚经新注》选用了罗什的译本为底本，也就更接近原著，资料也较为可靠，可信性强。

三、全书释文内容广泛，所有叙述详细具体，对词义的解释基本准确、明了。对一些佛教的重要理论和教义，注者不搞人云亦云，而是仔细求证，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有一定新意和启发。



对《金刚经》中的每一个重要名词，注者尤其注意其历史的变化，指出最早的出处词义的衍化，一词多义，异经别指，诸派别说等各种不同的形式。而且还附有梵语，巴利语原文，揭示了汉译名词的源头，既有助于准确地掌握词义，而且还便于读者查找利用。可以看出，此书不仅是一部佛经注疏，而且还具有一部小型佛教辞书的功能，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当前，我国的佛教研究正在逐步深入，研究的范围也在不断地拓展，我们期望有更多的佛教著述涌现，繁荣我国的佛学研究事业。

---

①本序于1992年在《南亚研究》第4期上全文发表。

②本书原拟由上海佛学书局出版，因故未付梓。

## 前 言

产生于古印度的佛教在纪元前后传入我国,与中国的思想文化融合后,在逐渐的发展和演变中形成了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中国佛教。佛教在习惯上被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研究机构与佛教组织遍布全球。佛教在其广泛流传的过程中,经过千百年来僧众的讲经、论说,不断演化,形成了众多的宗派,特别是在人口众多的亚洲地区,成为许多国家各具民族特色的宗教文化,是各国人民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因此我们今天所进行的佛学研究事业,不仅具有深刻的思想理论价值,而且具有世界范围的广泛而深远的文化影响。

我们认为在各宗教中,佛教具有最为庄严、最完整、最精密、最庞大的体系。这一体系包括了对世界认识的一个完整的理论,即“缘起”的理论;那环环相扣,层层相因的因明学表现出严谨而细密的逻辑;那放弃王位而自甘困苦,参悟人生的佛祖及其传说,在苦难人民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希望之光;其严格的清规戒律不仅为佛教徒提供了完整的道德规范,而且引导人心向善的宣讲、劝戒,赢得了一切善良人们的心理共鸣和极大的敬重;它的那些流传极广的劝善惩恶、因果报应的文学和艺术作品,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那遍布大江南北有关佛教的雕刻、绘画和建筑,都以极其庄严的形式补充和说明了它的教义;其深

厚的文化底蕴早已深深地植根于各民族文化的传统之中,在思想方面佛教汲取了印度古代哲学的精华所在,表现了丰富的辩证因素。基于此,我们的研究必须具有冷静而客观的态度,才能进行溯本探源,深入细致的工作。本书就是持这种态度,勉力而行的。

全书中的《金刚经》,是译者根据罗什译本,针对其以佛僧对话的基本形式来断句、标点和分段;注释部分,采用以句为主,兼顾数句一旨的方法,依次进行;“新注”是相对于集历代旧注大成的《金刚经集注》本而言,该本已于1984年1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根据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明永乐内府刻本影印出版,具有广泛影响。)全译只是“新注”水到渠成的结果,其目的在于为广大的读者在阅读时提供一些便利,以助于更多的读者了解这部佛典的基本内容。

由于注者病逝有年,而本人才疏学浅,力所不及,难免在标点、整理、经文白话全译的过程中有偏颇、疏漏、以至于谬误之处,敬请大德与方家指正,衷心地希望本书能得到读者的喜爱和热情的帮助。

荆三隆写于

1995年岁末

## 目 录

序 .....	( 1 )
前言 .....	( 1 )
罗什译《金刚经》全文 .....	( 3 )
《金刚经》新注 .....	( 17 )
《金刚经》全译 .....	( 191 )
后记 .....	( 217 )

#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姚秦三藏鸠摩罗什奉诏译

如是我闻：

一时佛在舍为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

尔时世尊，食时著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饭食訖，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

时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付嘱诸菩萨。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

佛言：“善哉，善哉。须菩提，如汝所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付嘱诸菩萨。汝今谛听，当为汝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唯然，世尊，愿乐欲闻。”

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訶萨，应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人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

“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

“复次须菩提，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须菩提，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于相。”

“何以故？若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

“须菩提，于意云何？东方虚空可思量不？”

“不，不也。世尊。”

“须菩提，南、西四方，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不？”

“不，不也。世尊。”

“须菩提，菩萨无住相布施，福德亦复如是不可思量。”

“须菩提，菩萨但应如所教住。”

“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身相见如来不？”

“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

佛告须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颇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章句，生实信不？”

佛告须菩提：“莫作是说。如来灭后，后五百岁，有持戒修福者，于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为实。当知是人，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已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闻是章句，乃至一念生净信者。须菩提，如来悉知悉见，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

“何以故？是诸众生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何以故？是诸众生，若心取相，即为著我、人、



众生、寿者；若取法相，即著我、人、众生、寿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众生、寿者。”

“是故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

“以是义故，如来常说：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

“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如来有所说法耶？”须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说义，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何以故？如来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须菩提，于意云何？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宁为多不？”

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来说福德多。”

“若复有人，于此经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其福胜彼。”

“何以故？须菩提，一切诸佛，乃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

“须菩提，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

“须菩提，于意云何？须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须陀洹果不？”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须陀洹名为入流，而无所入。不入色、声、香、味、触、法，是名须陀洹。”

“须菩提，于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不？”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斯陀含名一往来而实无往来，是名斯陀含。”

“须菩提，于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